

浙江 2016
『新荷十家』
作品选

浙江省作家协会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浙江
『新荷十家』
作品选

浙江省作家协会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新荷十家”作品选 / 浙江省作家协会编.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339-4914-3

I. ①浙… II. ①浙…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 148152 号

责任编辑 张 雯
装帧设计 水 墨
责任印制 朱毅平

浙江“新荷十家”作品选

浙江省作家协会 编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佳园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57 千字
印张 16.25
插页 1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914-3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Contents

宝贝宝贝我爱你/赵海虹	003
心经/徐衍	025
初心/悟空	049
迁徙/西维	087
南方,慢速公路/赵挺	119
哑者无言的诗歌/哑者无言	159
啊呜的诗/啊呜	171
冲动妈和淡定爸/朱小莉	181
三天两夜/丙方	235
小小说四篇/李慧慧	247



赵海虹

1977年生,杭州人,科幻作家,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硕士,浙江工商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博士,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诗画中国——中国山水画史英文专题讲座”主讲。

1996年在《科幻世界》杂志发表处女作《升成》,获“光亚杯”校园科幻故事大赛一等奖。迄今在《科幻世界》等刊物发表科幻小说和翻译作品数十篇,已先后出版个人选集四部,长篇一部,译著四部,并有多篇科幻文学评论发表。小说《蜕》《1923年科幻故事》被译为英文在美国和中国香港地区杂志发表。曾获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等文学奖项,并曾六次获得科幻银河奖,其中《伊俄卡斯达》获1999年银河奖特等奖。

宝贝宝贝我爱你

老板召我的时候,我正和宝宝玩捉迷藏,我饶有兴味地将光标拖到门背后,点一下,屏幕上的视角顿时 180 度大挪移,于是我从门缝里向外头查看宝宝的情况。我只看到他挥动的小胖手,那手摇摇摆摆,忽左忽右,之后从我狭窄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了。我好奇心顿起,正打算从躲藏的地方探出头去,突然屏幕上出现大大的红色炮弹提示:“你被发现了!”随后切入宝宝从我身后扑上来,紧紧抱住我脖子的画面。我笑出声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喜欢上电脑游戏。作为一个设计软件程序的苦力,我居然极少沾手电玩,这是我的同事们完全不能理解的,而现在让我玩兴正浓的是一种叫“养宝宝”的网络游戏,游戏的宗旨是让孩子没有孩子但又想拥有亲子之乐的人体会到养孩子的乐趣。不,我从来没想到要养孩子,玩这个游戏是老板派下来的特别任务。拿着工资玩游戏真是惬意,但老板肯定意不在此,不过才三天,这不,已经要切入正题了。

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拍拍,又拍拍,终于不耐烦了。“小胡子,你昏头了?”

“别吵,我在养孩子。”

沈大姑娘的脑袋呼地绕到我和屏幕之间,一双细细的眼睛直冲我瞅:“上瘾了?让你家蓝子生一个去,老板这会儿正召你呢。”

我小心翼翼地把宝宝抱上婴儿床,盖上婴儿被,记得出门的时候轻轻合上门。保留今天的活动积分,然后退出。

我把双手倒插在裤子后袋,应召而去,背后传来沈大姑娘的冷笑:“最讨厌

这种无聊的人,有种真的养个孩子去,那么容易吗!把孩子当玩具,这种游戏缺德。”

老板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放上一杯咖啡。我说谢谢,喝了一口,不加奶,一粒糖,略带苦味。老板之所以是老板,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要记得每个员工的口味谈何容易!

“小胡,游戏玩熟了吗?”老板面带微笑地问。

“刚上手,不过很有意思。”

“我们公司已经和爸爸公司签下了合约,买断了‘养宝宝游戏’的开发权。上层决定以‘养宝宝游戏’一代为基础,开发全息影像版本,增加游戏的真实感,从而大大增加它的吸引力。”

“好主意,”我兴奋地把咖啡杯在桌沿上一敲,“全息的养宝宝游戏和现在的二维版本相比,绝对是质的飞跃!”刚才的一敲飞溅出的咖啡点子落在我的蓝衬衫上,我低头擦了一下,也冷静了下来:“但是现在99.9%以上的网络用户还在使用旧有的台式、笔记本和掌上电脑,全息电脑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全息网络还只属于一个很小的圈子。在全息网络上运行的游戏作为一种商品可能没有多大的市场,而升级版的研发投入一定高得惊人,是否会得不偿失呢?”

“市场方面的情况不用你担心,”老板悠然自得地在摇椅上摊开身子,“全息网是互联网发展的大势所趋,即使三五年内不能收回成本,这个游戏的升级版本也依然要做。知道现在用全息网的大多数是些什么人吗?”

我点点头:“既有钱又有文化的少数精英。”

“知道这些人里有多少不想生孩子或至今没有孩子吗?”

我摇摇头,按我现在的薪水,不管网费怎么降,过十年我私人也还不一定得上全息网。除了商业调查表,我并没有多少途径了解那个阶层。

“36.476%。”老板的脸上浮起一丝得意,“想不到吧。即使只占全球网络用户的千分之一,这个基数乘以36.476%就超过百万了。而且,作为全息网上运行的游戏,理所应当可以提高收费,提高50倍是合理的吧?如果可以把这个百分比的潜在客户都吸引过来,这个游戏的升级版本发行两年后就可以还本。”

我加倍认识到老板就是老板,他雄辩的气势简直要把坐在对面的我当成那36.476%的顾客生生吞下去。

“问题是……”我的问话怯生生的，“怎样去争取那36.476%的客户？还有，为什么剩下的63.524%就不能是游戏的潜在客户呢？”

“问得好。你考虑得很周到。”老板微笑着向我扬了扬下巴，以示嘉许，“即使在剩下的百分比当中，也有人会接受这种游戏。比如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脱离了父母，孤单的父母还可以回到游戏中来重拾当年的快慰。至于为什么没有孩子和不要孩子的全息网用户可以被争取过来，理由很简单。”

我发现老板的目光略微黯淡了：“我至今也没有孩子，以后也不打算要。多年来我时时自问，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的人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怀疑生命的人再去创造一个生命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老板也真是的，居然和我推心置腹起来，哪天他想起来后悔，岂不是要把我除之而后快？我觉得手心发冷，出了一手的汗。

“这个阶层的女人一般不愿借用机械子宫生孩子，觉得不利于母子关系；但真让她们十月怀胎又怕影响工作、影响体形。有的忙于事业，拼命搏杀，一不留神就过了好时候，想生又怕不能保证质量了，还不如不要……”

我不失时机地夸他一句：“头儿，您对市场真是太了解了。”

“我自己就在这个圈子里，除了切身体会，也听多了朋友的感叹和抱怨。人是动物，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有生育下一代的本能；但人又高于一般动物，所以才能知利弊、有取舍。小胡，游戏好玩吧？”

“嗯。”我重重地点点头。

“那是因为这仅仅是个游戏。游戏程序的设计师了解怎样让玩家开心。尽量简化养孩子的难度，强调它的乐趣。如果和真实生活中同样麻烦，谁还来玩这个游戏呢？”

“明白了。”我隐约猜到了即将下达的任务。

“亲子游戏升级的全息版本由你来负责。原先制作过全息游戏的研发一组全部人马归你调配。”

“头儿，”我既感恩戴德又诚惶诚恐，“头儿，谢谢您瞧得起我。但这事情太大，我怕……”

“今天下午我就让他们给你家送一套全息电脑，欢迎你加入全息网用户群。当然，所有上网费用由公司承担。”

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那可是我垂涎已久的设备，倘使家里也装上一套，

我就不必总为赖在公司的全息网景房里迟迟不归和蓝子三天两头地吵架了。

“升级产品如果成功,可以为你个人折算 10%的技术股;还有,你们那个部门主任的位置还一直空缺,如果你有兴趣……”

我努力用右手握住颤抖的左手,结果是两只手一起抽风似的打战。

“我……头儿,为什么是我呢?”

“你技术上过硬,上一次的设计很成功。我一直看好你,小胡。”老板凑过来拢了一下我的肩膀以示亲近,“怎么样?”

“我……我愿意。”我猛地一挺胸脯,觉得一股昂扬之气从胸腹间直向上冲,“一定做好!”

老板左眉微挑,悠然吐了一口气。“这就对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他居然又亲自为我拉开房门,“顺便给你一个建议:一代产品的设计过于简单粗糙,升级时要把各种生活细节具体化。如果脱离了实际经验,几乎无法着手。”刚走到门外的我定住了。

“让蓝子生一个吧。”老板此刻脸上甜蜜的笑容在我眼中顿时变得无比虚伪,它如同一个气球在我脑海中膨胀、膨胀,然后砰地炸裂……

人的一生中会有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主题。生小孩不是我这一阶段的主题。

人的一生中总有梦想,我曾梦想过当诗人、演员、政治家或比尔·盖茨,但从未梦想过做一个父亲。

吃饭的时候,我望着蓝子出神。她额边的一缕头发挂在低垂的左颊前方,因为略带自然卷,像一条细细的小黑蛇在那里跳动。性感,因为蛇像女人妖娆的纠缠。生孩子也不是蓝子这一阶段的主题。我们好上的时候就共同约定不要孩子,现在反悔是不是有点背信弃义?

蓝子抬起头,一对黑眼珠乌溜溜地一转,手中的筷子已经点到了我的额头:“你,你的魂儿呢?”她横扫过来的眼风几多哀怨。不好,才不过大半年的时间,她怎么就活脱脱成了个怨妇?

虽然我现阶段的主题不是当爸爸,而是建功立业;但我的这一主题却要靠当爸爸才能获取。我这个行当竞争非常激烈,我不干也自有别人愿意干,但这么好的机会也许再也不会有了。至少接下这个活儿就先有了一套家用型的全

息网络电脑,不必老在公司拖堂,多少也可以缓解与蓝子的矛盾。所以,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蓝子。

“哎,我在想好事呢。”我难得的好脾气倒让蓝子惊诧了,她放下筷子,用黑眼珠瞪着我:“什么好事?”

“头儿送了我一套全息电脑,已经装在我书房里了,待会儿我领你去瞧瞧?”我涎着脸,一副要巴结讨好她的样子。

“啐,我当是什么呢。”蓝子扔了个白眼,但嘴角却偷偷地往上翘。

“喏,这以后我就可以多在家陪你了。”我放柔声气,“要不,我们就此一鼓作气,再添一口?”

蓝子唰地站起身来,拾起自己的碗筷:“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没事儿别乱开玩笑。”

“玩笑嘛,你当什么真呢。”我有点慌神,只好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老板给的期限是两年,两年内要做出亲子游戏的升级换代版本就必须尽快让蓝子生一个孩子——用机械子宫既方便又不痛苦,时间上还可以控制。孩子未出生的几个月里,我可以全力进行游戏的纯技术改造,等孩子落了地对养孩子有了真切的感受,我就可以在剩下的一年多时间里不断写入新的游戏程序,加强细节,扩充内容。对,时间不会浪费,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说服蓝子。

坐在新改装的全息电脑房里,我更坚定了劝诱蓝子的决心。宝宝的影像在我面前的空间里渐渐膨胀,长成一个真正的孩子那样大小。他肉嘟嘟的小圆脸向我慢慢地贴过来,简直要贴到我的脸上。

“宝宝乖,宝宝亲亲爸爸。”我的声音就是命令。

于是宝宝的嘴唇嘟起来,向前一顶,那是空气中奇异的信息粒子在我脸颊上一次轻微的撞击。

脸颊上痒痒的,让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心头也像有一条热乎乎的小虫在那里扭动。

养个孩子不好吗?

真想让蓝子来玩这个游戏。不过,升级版本至今才完成了这样一个动作,而且细部还未能完善:比如更加真实的婴儿皮肤的触感,比如婴儿爬行时嘴里无意识地发出的声音,婴儿皮肤特有的气息等等。既然是在全息网上做,就一

定要发挥全息网声、色、触、嗅的全面传输功能,不然如何收取 50 倍于普通网的网络使用费?

而且,绝不能让蓝子知道我在设计这个游戏。她太聪明了,一旦怀疑我是因为这个任务而有什么想法,就一定不会同意生孩子了。

两天后,我请师兄上兰桂坊用晚膳,明言是要讨生孩子经。师兄的孩子今年一岁半,正是满地爬的时候。他一边夹菜一边摇头晃脑地说:“你确定你真的想要?”

“是,是。”我捣蒜似的点头,“喝酒,喝酒。”

“别,”他推开我递过去的酒杯,“小祖宗不喜欢,我可不敢沾。”

我一怔。

“你呀,”师兄一边嚼一边慢条斯理地说,“要抓住女人的心理。女人也是动物,到了这个年龄母性本能很容易泛滥。不过现代的女人考虑太多,考虑来考虑去就不肯生了。如果肯用机械子宫倒还方便一点,两人一起去一趟医院,过八个月就可以去抱个孩子回家。如果不肯体外育子,就会有妊娠反应,体形变坏,脾气变差,一家都不得安宁。”

我有点后悔,觉得师兄是利用了这一次机会来诉苦经。他好像察觉了我的不悦,换成了和缓的口气,问:“你真的想要孩子?”

“是。”我埋头喝酒。

“蓝侠那个人我知道,感情用事,给点刺激没准就冲动起来,我来帮你设计。”

我迟疑了一下:“不过,如果热劲儿过去了,她会不会后悔……”

师兄的眼珠瞪得快凸出来了,直冲着我像在审讯:“孩子生下来又后悔的事是常有的,问题在于你,你是想要的吧?”

我应了一声,胸口有点闷。

“那不就结了,我是在帮你考虑,兄弟。”他得意地一舔嘴唇,“交给我了。”

周一中午我特地请了假,带蓝子去医院探朋友。说是朋友,其实是师兄公司里的一个女同事,上个星期刚生了孩子。我带去一个硕大的花篮,结果蓝子一路直瞪我,怀疑产妇是我的前 N 任女友。

那个虚弱的女人躺在病床上对我们微笑，师兄之前已经和她打过了招呼。蓝子一进产房就安静了许多，只有那双眼睛，仍骨碌碌转个不停，上上下下四处打量着。

“谢谢你们。”女人浮肿未消的脸陷在病床的白枕头里，也许是错觉，她的笑容很舒缓，让人想到圣母玛利亚。

“为什么要这么吃苦？不是可以用机械子宫吗？”蓝子牵着她的手低低地问。

“为了抢功劳呀。”女人喜滋滋地笑，“我比他爸爸多出十个月的功劳。”她轻轻拍着床侧的小婴儿床。

蓝子绕到婴儿床边，凝视着襁褓里的小东西。

我心头一跳。多么小的婴儿！不，应该说婴儿就是这么小，同我在电视上见到的飞鸟的幼雏、初生的小猫，甚至刚出窝的粉红色的小耗子像是同一类的生物。幼小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吧？

宝宝的程序确实太粗糙了。我要牢牢记住今天的感受，下午回去就修改程序的细节。今天还是很有收获的。触感，还有触感。我伸出一只手指，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婴儿的脸蛋。那样轻柔细薄的皮肤，一触就轻轻地弹开……天！要把这样的感觉写入全息软件的程序是何等的挑战！

我一回神，留意到身边的蓝子也在发呆，她双手扶在婴儿床的两边，仿佛要整个占有这个空间。

婴儿深红色的脸皱皱的，薄薄的小嘴轻轻地咂巴。眼睛忽然睁开了，眼珠子上下左右地转动，像两粒透明的黑色玻璃珠。蓝子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眉目中滋生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气。“有什么感觉？”她问，像在自言自语。一边的产妇笑出声来：“很有成就感呢。你也生一个吧。”

蓝子听了有点出神，但再也没有接话。

这些天我忙得快散架了。我要让宝宝像一个真正的婴儿那样慢慢长大，让它拥有真正的婴儿一样的外表、触感和气味。这简直就像是我在生孩子，不是吗？是我在创造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电子婴儿，我是它的父亲和母亲。

上次去医院探班是有点效果，蓝子这段时间比较沉默。我也没有精力去揣摩她的心思。但师兄的计划才进行了一半，我急也没用。

这个周末的晚上,师兄一家人要来做客。晚饭刚结束蓝子就忙开了,收拾房间、布置客厅,还在大茶几上铺满了水果和点心。

师兄到的时候是蓝子去开的门,防盗门的录像里最先显示出的就是一张巴掌大的小圆脸。她正坐在父亲怀里兴奋地扭动身体,扬起袖珍的手掌向摄像头的方向扑打,就好像知道这里有人在看她似的。

客人请进了门。家里的结构是错层式,上下两个功能区由四级楼梯相连。于是,这个叫“花妮”的小精怪把全副热情都投入到上下这四级楼梯的运动中去了。

我偷偷留意她的步态。她已经基本把握了身体的重心,但仍有一定程度的左右摇摆,像一种动物,对了,是鸭子。如何把这种行动特征转化成游戏中的具体程序命令呢?我大脑主管运算的区域飞速运转起来。

蓝子更离谱了,干脆由我招待客人,她自己一屁股坐在楼梯最高的第四级上,笑眯眯地看着花妮乐此不疲地上上下下。

嫂子在一边指示:“妮妮,让阿姨抱一抱。”

那个穿着大红裙子的小丫头扑到蓝子怀里咯咯直笑,一对羊角髻来回地晃动。她花瓣般的小嘴吐出一连串古怪的声音。蓝子搂着孩子很淑女地微笑,一边轻轻摇晃自己临时用双臂搭就的摇篮。

师兄远远地看着,忽然启动遥控功能:“妮妮,和阿姨好—好!”

话音刚落,孩子翘起的小脑袋就如同一颗小炮弹,砰地撞上了蓝子的面孔,幼嫩的小嘴巴贴着她,就一直一直那样贴着。口水濡湿了蓝子的半边脸颊。

蓝子一直挂在脸上的淑女式的微笑消失了,换成了一种白日梦般的茫然。一直在仔细观察的我和师兄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色。

我们都知道,感化工作大功告成了。

干本行的时候我很少觉得自己手这么笨。明明知道该做成什么样子,却怎么也做不成。这种感觉太失败了。

嘴,那种婴儿的嘴。我想让宝宝也有一双花妮那样娇嫩的嘴唇:薄、轻、暖,又像花妮那样会黏人。

全息网的高能粒子可以传输各种各样的信号。只要我能把我了解的感受转化为一种可写入的程序,用恰当的手法表现出来就可以了——而这怎么会这

么难!

不得不承认造物主的伟大,我要造一个电子婴儿都难成这样,而这种神秘的力量不仅造出了几十亿人类,千万亿种动植物,还造就了浩瀚无边的宇宙群星。

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虽然我锁上了书房的门,仍然可以听到那个愤怒的声音。

叹口气。保存,退出,关机。我推开门,迎向错层的楼梯上站着的那个孕妇。她的体形比原来放大了两圈,面容浮肿,充满了疲惫,简直不像是我原先认识的那个人了。

我还记得五个月前她也是站在这个台阶上,带着忐忑不安的表情试探着问我:“胡子,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家需要一点变化?”

那时候我还要强压住心头的狂喜装模作样地问:“怎么了,难道我们现在还不够好吗?”

如果时间之轮能倒回到那个关键的时刻,我一定会对她随后提出的建议做出冷静的修正。我会对她说想生孩子可以,但一定要在医院委托机械子宫体外孕育。那么今天的一切麻烦根本就不会发生了。

“你这是算什么?成天躲着我,一钻进你的电脑房就舍不得出来了!”蓝子一边说话一边发抖,“我告诉你,姓胡的,我怀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

听了最后一句,我顿时心虚,走过去拢住她的肩膀:“好,好,我陪你,我们到外头去吃饭。”

“你还知道人要吃饭啊!我看你都被电脑收了魂了!”蓝子一扭身子,拳头雨点般敲在我的胸膛上。

“我道歉我道歉!我改过不行吗!你别哭了好吗?”我好声好气地哄着她。这个搁在我肩上嘤嘤哭泣的脑袋像一个神奇的泪水制造机。我的衬衫立刻被浸湿了一大片。我活泼鲜亮的丫头到哪里去了?我吞进一声叹息。唉,这样的日子快结束吧。

*

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我隔着产房的门听到了她的第一声啼哭。之前蓝子很

固执地拒绝让我进手术室。

“医生都说了,我在一边握着你的手会有帮助。”我觉得自己主动提出这个建议已经很尽责了。

“不想让你看到难看的样子。反正是无痛分娩,不用担心。”她虽然如此坚决地把我挡在产房门外,但坐在外面的长椅上,我依然听到了她痛苦的呻吟。

在她的挣扎与我的等待之间,我逐渐开始质疑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品格。如果蓝子生孩子是因为她想要,那么我呢?我是发自内心地想要一个孩子,还是仅仅把她当作工作需要的一个仿制样本?

蓝子用自身的血肉造就了这个孩子,可是我呢?我无力的双臂机械地向前伸,捧起这个温软的小东西。我为她做了什么呢?我用自己的脑汁造就的是另一个也许不能称之为生命的婴儿——宝宝。宝宝才是我的孩子。

我向前平视的空洞目光一个趔趄,落入了蓝子那双黑洞般幽深的眸子。原来她一直在用如此热切惶急的目光期待我的肯定。但我令她失望了。此刻她已经深深受伤。不管我再怎么大惊小怪、大呼小叫地为自己有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儿而兴高采烈,她眼中熄灭的期待再也没有被点燃起来。

在外人眼里,我对自己的女儿有着空前的热情:我会不厌其烦地抚摩她的小面孔,直到护士把我拉开;我会用实验室式的观察入微来探寻她每一寸的细节;我热衷于用自己的双臂圈成摇篮,不停地晃啊晃,心里默默掂量如何在游戏中恰如其分地表现一个婴儿的重量。

“这个爸爸多么细心!”同屋来探产妇的七姑八婆们感叹说。蓝子的眼光静静地射到我身上,那样纹丝不动的眼神里表露出怀疑。我应该怎样唤回她的信任呢?我觉得无力,也许是因为心虚。

蓝子产后没有奶,脾气有点躁。我小心翼翼地不敢招惹她。她的单位有半年的产假在家养孩子。于是她总要和我争抢,好像孩子是她一个人的。她整天抱着小娃娃在房间里晃来晃去,我在每天“深入生活”之后,便把自己埋进改装成全息网景房的书房里。

养宝宝游戏又有了新突破,对婴儿的睡相、哭声、笑声,和一些无意识的小动作,我都有了长足的认识。

贝贝(我女儿的小名)在睡着的时候喜欢摊开手脚,虽然穿了厚厚的衣裳,

她却依然那么爱动弹。我经常在她熟睡的时候站在睡床边观看,我很难相信这个小兽般混沌未开的、时常扭来扭去的小东西,是蓝子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说,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相对来说,父亲就无法有这样的感受。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感觉是父亲无法替代的,甚至是无法超越的。所以,我在蓝子面前总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伪家长,我不知道是否很多当父亲的男人们都会那么想,还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

贝贝半夜饿醒就大哭不止,我已经接连半个多月没睡踏实过。我简直无法想象,那样小的一个东西,怎么就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制造那么多的噪音。

上周末我很累,刚沾着床铺,全身快散架的骨头刚刚得了一点舒展,不远处的小床上忽然就哭开了。那哭声不知有多少分贝,即使是聋子只怕也被吵醒了。蓝子连忙起身把她抱起来,摇晃了两下又交到我怀里:“你来,我去调奶粉。”

“白天喝了这么多,她怎么还老没够!”我嘟囔了一句。

“这也是你的女儿,你这人怎么这样没耐心!”蓝子没心情和我多吵,进了厨房。我在那里勤勤恳恳地做人工摇篮给贝贝催眠。“呜——哇——”她张大她没牙的嘴,完全没有要安静的打算。“你这个小精怪!”我头疼得要裂开,真恨不得把她扔开,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老板说亲子游戏的关键之一就是要简化和弱化困难,如果和真的一样,还有哪个冤大头愿意受这个罪!——结果冤大头是我!

后来我索性就搬到网景房里去过夜,也正好可以加班赶制新游戏的程序。网景房隔音效果好,外头哭成什么样也听不见。承载着声音、颜色、气息、味道和触觉的电子信号弥漫在整个空间里,它们瞬息万变,又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用它们集成一个活生生的婴儿,一个叫作宝宝的婴儿。

宝宝讨人喜欢的地方就在于他的乖巧,即使是顽皮也是有节制的,不会哭到让你的脑袋爆炸。宝宝的身体柔软而温暖,带着一点点奶腥气,如所有的婴儿一样,也同我家的那个婴儿一样。宝宝笑起来的时候会打嗝,胸脯一挺一挺的,像卡通电影里的小动物。笑声是无意识的,甚至是没有固定声调的,忽而嘻嘻笑忽而哈哈笑,脸上配合的表情则更是有趣,有时是顽皮,有时是试探,有时是不好意思。是的,那就是我家的小孩——我女儿贝贝的笑,我把它整个移植到了宝宝身上。会这样笑的贝贝是蓝子生出来的,而会这么笑的宝宝是我设计